

蘇軾的大度

說及蘇軾，世人無不高山仰止。後世推崇蘇軾，蓋其手創之不朽文化功業。他的詩詞、散文、書法，堪稱「三絕」，立極宗師；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灑脫，累處逆境卻不改忠君愛民，甘為蒼生造福的高古風範，也引得歷代文人士大夫競相折腰。集道徳文章於一身的蘇軾，其後世影響當不在屈子、李杜、韓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為我所嘆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蘇軾遇赦，結束七年流放從海南北歸。時傳聞，他將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為相的章惇之子章惇，因害怕其父對蘇軾的迫害甚多而受打擊報復，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請求他的寬宥。對官場恩怨早視作過眼煙雲的蘇軾即作覆書，坦誠相告：「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相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這種不咎既往，珍惜情誼，以德報怨的胸懷，端的令人擊節讚賞。

應予補書一筆的是，蘇軾與章惇確有「同年」之誼。仁宗嘉祐二年，蘇軾、蘇軾兄弟倆和章惇均為同榜進士，並做了頗有情誼的好友。但在哲宗親政，章惇、蔡卞當權之後，因為政見的分歧，以「讖刺先朝」的罪名將蘇軾降職免官，貶置惠州。紹聖四年，再貶為瓊州別駕，發配儋縣。身為宰相的章惇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蘇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說，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對蘇軾排斥、打擊，而且在生活上也對蘇軾加以設障、留難。雙重迫害之下，蘇軾祇得租用民房棲身。可謂淒風苦雨，備受摧殘！兩千多個苦熬的日日夜夜，蘇軾身心備受傷害。這樣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無論放在哪個人身

萬方樂奏有于闐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翻譯，始終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導力量。」（季羨林語）季氏一語驚人，堪稱良有以也。究其實，翻譯一事，不僅是中華民族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一種交往活動，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內部五十六個民族之間的一種交往活動。這些交往活動的歷史實在是源遠流長。謂予不信，何妨一睹新疆維吾爾族先祖的翻譯往事。

公元八四〇年即唐文宗開成五年，回鶻部族的一個分支遷移至新疆吐魯番盆地一帶，並與先行居住此間的回鶻人融合成一個民族，史稱高昌回鶻族，即今之新疆維吾爾族的先祖。這個民族原先使用的是突厥文，後來棄此語言而不用，代之以新創的「回鶻文」。

為了與其他民族交往，他們積極開展翻譯活動，或翻譯佛經，或翻譯文學，內容甚為豐富。以後者為例，他們不僅翻譯了原文為古焉耆文的二十七幕長劇《彌勒會見記》，而且翻譯了印度的《羅摩衍那》和《五卷書》、敘利亞基督教徒傳入的《伊索寓言》以及有關摩尼教內容的讚美詩等。至於佛經翻譯，他們多譯自漢文佛典，如《金光明最勝王經》、《八陽神咒經》等。一九二八年，新疆吐魯番曾出土過一部回鶻文寫本的《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

據考證，該文本的譯者為高昌回鶻族人詳古。大約在十世紀中期即北宋年間，詳古細心批讀漢文本《慈恩傳》，深為三藏法師的事蹟所感動，遂援翰進行逐譯。今人馬祖毅稱詳古「漢文造詣很深，譯筆流暢，用字確切」。新疆維吾爾族先祖與漢族人的交往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回鶻族人頻繁的翻譯活動大大地促進了回鶻文的發展，如抽象概念詞語的增加，使其語彙變得日益豐富，各種副句的使用，使其語法變得更為完善。另一方面，這些翻譯活動

在北京喝豆汁

說來見笑，作為一個外地人，末在北京喝豆汁之前，我猜想豆汁一定和家鄉的豆漿差不多，未曾想到在京喝的豆汁與預想中的口味大相逕庭，真是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那天從天壇北大門出來，迎面就看見對面路上一家豆汁店。前天晚上曾向酒店的人打聽過北京的豆汁店，就會聽介紹說天壇北大門對面的那家不錯，急忙進去，店堂裡有很多顧客，生意很好，顧客們在窗口排隊，我趕緊一邊排隊，一邊看人家買什麼，後來學著當地人的樣子買了一碗豆汁，二隻焦圈。

豆汁黑黑的，稀稀的，焦圈炸得黃黃的，想像應該很酥。買到手，端到桌上，喝一口豆汁，第一感覺竟如泔水一般，味道太怪了，再不敢喝第二口。祇見隔壁的大爺喝得有滋有味，啜幾口切得細細的醬菜，桌上幾個人說著地道的北京話，有說有笑，其樂融融。

豆汁在北京極負盛名，它歷史悠久，在遼、宋時代就是民間



嘗到了快樂

讓，到了最後，退讓成為習慣，成了個人風格與標誌。而據理力爭的本事愈來愈差，以致完全失去了這項能力。

為什麼會如此？我在想，委屈求「全」，是沒說錯。怕爭論，怕提意見，怕針鋒相對，往往是想求全。「全」是什麼？「全」是不願得罪人，人人讓你好說話。但其實你是委屈了自己，壓抑了自我。

從前認為，多為別人著想是一項「美德」。凡事從自己角度看，也從對方的角度去看，怕別人難堪，怕別人不好處理，好了，自己退一步吧。經過的很多事實卻告訴我，別人不會為了你的退讓、委屈而感激，相反的，還可能就認定是你做錯了，你沒做錯，為何要退讓？最終是「啞巴吃黃連」。

其實這世界，沒有可能是毫無矛盾，一團和氣的。人與人之間，有不同意見和看法，正常得很。你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大家公平爭辯，有理者勝出，那才有建設性。不願意看到矛盾，凡事迴避，問題其實得不到解決，別人也看不滿你。

讓別人看到一個假的你，你自己被假象包裹，雖是「好好先生」，卻終究是假象。還不如率直而為，讓別人更深入地瞭解你的為人，也許，這才是更健康而且更能長久的辦法。

上，都是難以釋懷，刻骨銘心的！但落到蘇軾頭上，既不想翻歷史的舊賬，也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說何益」一筆帶過。這種寬宏大量，實屬罕見。

讓人特別感動的還在，不念舊惡的蘇軾非常懷念與章惇的「同年」之誼，並為其遭貶後的生活、健康而牽掛。在給章援的覆信中，蘇軾叮囑他好好照顧年邁的父親，多備些「家常用藥」，「切勿不可服外物」。蘇軾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藥方，囑其多多保重自己。蘇軾對迫害過自己的章惇，仍像對老朋友那樣，關愛有加，不計前嫌。他的寬容大度，到了把苦難、冤屈、創傷留給自己，把友誼、關愛、真情都付於別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為助人，如此博愛、寬厚的胸襟，即使放在當世，又有幾人能及？

都說文人器量狹窄，小雞肚腸，那就看看蘇軾這位大文豪吧！自然，蘇軾的寬容大度，並不意味著是非不分，沒有原則。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見、立場，異常堅定；也正為此，他既得罪於變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於盡廢新法的司馬光，才遭致數度受貶，外放流浪。但是，蘇軾從來不把政見分歧、仕途沉浮與朋友情誼拴在一起，像現今的某些人那樣，一切以政治正確為轉移，以至翻臉無情，落井下石。在蘇軾而言，你我政見雖異、不相為謀，但私交尚在、情誼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與王安石、司馬光，包括章惇在內，都長期保持朋友關係，而受宦海遷謫之左右，不為恩怨怨怨所影響，正凸顯其人格的高標。宦海風波惡，文心兩相知。他與王安石之間的交往，堪稱文壇佳話。

蘇軾是浪漫、幽默的，蘇軾又是兀傲、堅韌的。二十餘年的顛沛流離，苦痛磨難，終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說：「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大度的蘇軾，屹立於對大寫的「人」的摯愛與堅信的磐石之上！這種人類情懷、人文情愫，如電光火石般劃過千年夜空，照亮華夏！大度東坡奇偉男，絕代風華千古傳。蘇軾的博愛大度，與豪放的蘇詞、雋永的蘇文、飄逸的蘇字交相輝映，成為國人永久注目的一道美麗歷史風景。

也令該民族的文學創作日趨繁榮。如公元一〇七〇年即宋神宗熙寧三年，回鶻族著名作家玉素甫·喀斯喀吉甫創作出的文學巨製《幸福智慧》便是突出的一例。這部作品記錄了許多回鶻族民歌，如《春頌》、《商人讚》等。這些民歌熱情地謳歌了漢族商人在經濟生活上對回鶻族人的積極幫助。今人耿世民曾依照馬洛夫所錄回鶻文抄本，並參照俄文譯文，將《商人讚》中的一些片斷譯成了漢語：從東方走到西方，他們給你獻來了你所希望的東西。啊，賢者呀！世界上千萬種珠寶和珍品都可以在他們那裡找到。若是沒有商人週遊世界，你何時能穿上黑貂皮做裡子的衣裳？若是漢族的商隊收起經商的旗幟，千萬種珍寶將從何處來到呢？若是沒有商人旅行前來，誰的雙眼能看到串串珍珠？

顯而易見，詩歌的字裡行間無不滲透著新疆維吾爾族先祖與漢人之間的深情厚誼。走筆至此，不禁想起了毛澤東建國初期創作的《浣溪沙》詞。內中有句云：「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不難發現，「于闐」二字分明指的是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新疆各族人民。新中國成立了，在鮮艷的五星紅旗下，中華民族的五十六個民族終於攜起手來，載歌載舞，萬方樂奏，歡聚一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此拉開序幕，翻譯的作用也就日益凸顯。君不見，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幾多漢文經典被相繼譯為蒙文、回文、藏文、維吾爾文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幾多蒙、回、藏、維吾爾文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經典被陸續譯成漢語。尤有甚者，這些有價值的經典也往往被譯成外國文字，走向西方，走向世界，成了普天之下翻譯界毋庸置疑的「萬方樂奏有于闐」了！

大眾的食品。豆汁是製作綠豆澱粉或粉絲的下腳料，用綠豆浸泡後撿去皮撈出，加水磨成細漿，倒入大缸內發酵，沉入缸底的為澱粉，在上面的就為豆汁。以前在京城街頭巷尾賣熱的豆汁，？亮的小鍋用小火熬著一鍋豆汁，路邊行人在長椅上坐下，隨便來一碗熱乎乎的豆汁，就著鹹菜，脆脆的焦圈，可惜這樣的情形已不可見。喝豆汁在北京是一道風景，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愛。在梁實秋、老舍寫京城的文章裡經常有所提及，汪曾祺甚至在一篇散文中說：「沒有喝過豆汁兒，不算到過北京。」據說寫《城南舊事》的台灣作家林海音，幾十年後回到北京後，向接待她的北京作家鄧友梅提出一個要求，找地方喝碗豆汁兒，帶北京兒化音的「豆汁兒」，一下子就似乎回到了童年。一碗豆汁，在名家的筆下其味無窮。在梨園中，很多名角也對豆汁情有獨鍾，當年戲劇大師梅蘭芳就非常喜欢喝豆汁。梅蘭芳住在北京的時候，有一陣子每到下午就在外面端一鍋豆汁兒，每人喝上一碗；有一段時期他在上海，他的弟子言慧珠從京抵滬演出，特地用一個四斤裝的大瓶裝了豆汁，空運上海，以養尊師，曾一時傳為佳話。

雖然還不習慣喝豆汁，吃不出那種又酸又甜的獨特味道和黏稠滑潤的獨特口感，但坐在豆汁店內已感受到一種濃濃的京味文化。

喝豆汁在北京是一道風景，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愛。在梁實秋、老舍寫京城的文章裡經常有所提及，汪曾祺甚至在一篇散文中說：「沒有喝過豆汁兒，不算到過北京。」

據說寫《城南舊事》的台灣作家林海音，幾十年後回到北京後，向接待她的北京作家鄧友梅提出一個要求，找地方喝碗豆汁兒，帶北京兒化音的「豆汁兒」，一下子就似乎回到了童年。一碗豆汁，在名家的筆下其味無窮。

在梨園中，很多名角也對豆汁情有獨鍾，當年戲劇大師梅蘭芳就非常喜欢喝豆汁。梅蘭芳住在北京的時候，有一陣子每到下午就在外面端一鍋豆汁兒，每人喝上一碗；有一段時期他在上海，他的弟子言慧珠從京抵滬演出，特地用一個四斤裝的大瓶裝了豆汁，空運上海，以養尊師，曾一時傳為佳話。

雖然還不習慣喝豆汁，吃不出那種又酸又甜的獨特味道和黏稠滑潤的獨特口感，但坐在豆汁店內已感受到一種濃濃的京味文化。

相知相識 休戚與共

抗戰期間，梅蘭芳帶著家眷定居在香港干德道半山的一棟四層樓公寓，離薛覺先大坑道的住所「覺廬」不遠，附近還有馮六爺（耿光）等老朋友，當年在北平梅公館「綴玉軒」，經常有「沙龍」聚會，軒蓋如雲，好生熱鬧；在香港戰亂期間，好客熱情的梅蘭芳，仍不時邀請志同道合的深交、摯友一起，談論戲曲、歷史、文學、世界形勢，氣氛活躍熱烈，共同憧憬著未來。其時，住在梅家有十幾口人，有一段時間，市場糧菜緊張，家裡人吃飯都成問題。不得已，梅蘭芳祇好對兒子葆琛、葆珍兒說：「附近和山下有馮老伯的幾位朋友，你倆先借些米來，渡過難關。」借米人家，自然少不了「覺廬」主人。國

懶惰的季節

這個夏天，是懶洋洋的季節。

說過等待夏天來踐守諾言，到了夏天才知道這話是天大的笑話，欠了人家的情事，祇能繼續欠下去。真的，什麼也不想做，夏天，是用來浪費的。

為了保持活力，每天清晨都去跑步，藉著這樣的晨運把昨夜的低潮拉高起來，總有一日之計吧。然後，這一天該來點新

道教課程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經過千多年來的發展，其思想、儀式和習慣已融入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會不自覺地應用有關觀念和奉行道教的傳統禮俗。儘管道教與我們的生活如此息息相關，但許多人對何謂道教卻說不出所以然，甚至受到戲劇和文章的影響，對道教文化產生誤解。

中國有儒釋道三大教，其中儒家思想一直透過儒家學派的經典世代相傳，許多人都有大概認識。佛教是外來的宗教，為了在中國扎根，特別重視傳教，因而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

至於道教，自宋末元初以來分為全真和正一兩大派別，前者的道士隱居於宮觀自我修練，不著重吸納門徒；後者走入民間，為民衆提供齋醮服務，但他們屬個體形式，祇將經驗傳授給自己的弟子。

因此，一般人缺乏途徑瞭解道教文化和科儀意義。有見及此，香港的全真派宮觀近年積極舉辦講座和開設課程，推廣道教入門知識，而中文大學道教文化center在二〇〇六年亦與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合辦一年制的「道教文化證書課程」，今年得到達瀛仙館和圓玄學院提供十個免費學額，給獲宮觀推薦的學員申請。

中大的道教課程主要從歷史、儀式、經典和實地考察探討有關道教問題，尤其著墨於香港和廣東兩地。該校明年將首次舉辦「道教文化文憑課程」，進一步推動道教普及教育。



譜曲；這便是「動物嘉年華」的由來。音樂由十四個短樂章組成，當中有描寫小雞、烏龜、大象、水族館、袋鼠、化石和長耳獸等，而當中最受歡迎的，要算是鋼琴跟大提琴的一首《天鵝》；樂曲成功地把天鵝的嬌美柔態展現。

聽說天鵝在臨死前，會發出一生中最淒美的叫聲，原因是牠知道自己時日無多，要把最動聽的留下來。我們也會以天鵝之歌來形容作家、詩人和作曲家在臨終前，盡最後努力、經歷苦痛才能完成的作品。天鵝最後的叫聲我未有聽過，但颱風「天鵝」風聲呼呼作響的威力，我則感受到！

至於聖桑的天鵝，則是來自他的《動物嘉年華》。話說聖桑一次參加奧地利一個小村莊的狂歡節，主辦單位見聖桑大駕光臨，特別請他為節日

張門寺水中月

陝西扶風縣的法門寺，曾經盛極一時。歷史記載，唐朝皇帝曾七次恭迎佛指捨利，但千百年來歷劫多番，承傳二千年後，法門寺祇算是一個有點看頭的古老寺廟。

直至一九八一年，一場暴雨後，寺內寶塔崩塌，倒了一半，重修時發現佛塔地基有一個地宮，內藏盛唐珍寶，傳說中的佛指捨利重見天日，千多年流逝，它成為世上僅存的佛指捨利，從此法門寺聲名大噪。

四年前遊法門寺時，地宮藏著佛指骨捨利，與唐朝所製為掩人耳目的白玉製「影骨」，珍寶館則收藏著大批出土的精緻佛龕與法器。問導遊展館內的「捨利」是真品還是複製假貨？導遊答謂：一如水中月，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地中密室石門上，又有一「不解謎團」，門上有「密碼」，據稱符號至今無人能解，後來有人謂那似是悉曇梵文，也許不大神秘，不過衆多傳說故事，令外觀平凡的法門寺從此不再一樣。以後佛指捨利每外出展覽、其迎送與安奉，必然大張旗鼓，佛法復興，重現盛唐光景，八一年的那場暴雨，似有玄機。

這是四年前的事，不久前重遊舊地，看到的景象可用四字形容：震撼、驚悚。你難以想像，四年間有如斯巨變，下回續談。

婚》及由編劇家陳卓澄撰寫的新戲《閻王進京》。臨時趕置戲服，印製劇照，大受觀眾歡迎，戲票賣個精光。梅蘭芳親自到虹口劇場觀看薛覺先演出，他沒有在台下就座，而是在虎度門細心觀看，並不時和演員打招呼，親切、隨和、熱情，絲毫沒有名家的架子，令人感動。梅蘭芳對薛覺先的粵台藝術成就評價很高，稱讚他「文場戲靜如處子，武場戲火氣十足，真是維妙維肖」。梅蘭芳的評價，精確地道出了薛覺先表演藝術的重要特徵。新中國成立後，梅蘭芳出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念念不忘廣東粵劇，念念不忘薛覺先，他囑咐該院工作人員「加強同廣東聯繫」，「一定要拜訪薛覺先，並爭取他晉京演出」（中戲戲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研究員林涵表：《薛派新風一代師》，一九九六年第六期《南國紅豆》）。殷殷之情，溢於言表。可惜薛覺先早逝，未能實現梅蘭芳邀請進京演出的心願。

定的。然後今天檢討昨日的進度：是恰如其分做到了，還是力有不逮而失敗了？抑或，工作取得了飛躍，成就不凡？人的懶散，是人本身找不到生活的目標，活在人家生活中的圈子，有些更在圈子外的圈子？

懶洋洋的人，其做人的價值觀會變得自己也不信，這樣，怎能不懶洋洋過日子？

目標，人生的目標，既平易親切而又艱深陌生，人人都說：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

是問化的
香港推
蓬瀛其道
瀛仙中教
館一文

執筆之時正值颱風「天鵝」襲港。不知是否風如其名的關係，這風跟之前的一次的威力有很大的差別。說到「天鵝」，令我想起幾首以《天鵝》為名的古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和聖桑的一首，是經常叫我混淆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鵝出自芭蕾舞天鵝湖的第二幕，音樂是樂隊的配製，優美的主旋律由雙簧管吹出。

至於聖桑的天鵝，則是來自他的《動物嘉年華》。話說聖桑一次參加奧地利一個小村莊的狂歡節，主辦單位見聖桑大駕光臨，特別請他為節日